

在诗韵花香里，“遇见”叶绍翁

柏跃满

这是江南的春天。春风是杨柳风，温柔的，吹面不寒，如母亲的手，轻抚着婴儿的脸。春夜的雨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像牛毛，如细丝。春天的色彩是姹紫嫣红，梅花悄然隐去，杏花偷偷出墙，桃花盛装登场，春意正浓。

在这个春天，在江南，我“遇见”了南宋诗人叶绍翁。

1.

初识叶绍翁是在古诗《游园不值》里。“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上学时读过、背过、记过，只是不知作者。年岁渐长，继续读书，方知这首诗的作者是南宋诗人叶绍翁。

再年长些，读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钱老称赞《游园不值》是古今传诵的诗，并说该诗脱胎于陆游的《马上作》：“平桥小雨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钱老赞赏“春色满园关不住”比陆游原句写得“新警”。钱老还认为，唐人也曾描写过这种景色，如温庭筠的《杏花》，吴融的《途中见杏花》等，但都不及叶绍翁写得“这样醒豁”。可见，钱老对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评价颇高。平心而论，陆游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无疑高于叶绍翁，但就此诗此句而言，叶诗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有宋一代，叶绍翁算不上一流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算突出，却以一首《游园不值》，在宋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其中，又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句最为脍炙人

口。在灿如星空的诗坛中，能发出一抹属于自己的光芒，已然难能可贵，又有几颗能如李白、杜甫一般，成为光芒万丈的巨星呢？

2.

2025年8月的一天，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推送来一份龙泉市检察院报送的一份检察建议书。细阅之下，方知这是关于保护叶绍翁故居等传统村落的检察建议书。龙泉市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包括叶绍翁故居在内的部分传统村落存在诸多问题，一些老旧建筑墙体开裂，有坍塌风险；部分房屋已经破败甚至坍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此，检察机关建议文旅部门依法履职，加大对包括叶绍翁故居在内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擦亮龙泉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

看完这份检察建议书，叶绍翁的那首《游园不值》瞬间涌上我的心头。我查看了相关材料，又通过电话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便按规定完成了这份检察建议书的备案工作。工作结束后，我还特意上网搜索了叶绍翁故居的相关信息。原来，这座故居并非宋代所建，而是后人依据史料与乡忆复建的纪念性建筑。但叶绍翁曾在龙泉岩后村居住、成长，是有明确史料依据的，《龙泉岩后叶氏宗谱》及《处州府志》等均有相关记述。

此后，我心里总惦记着叶绍翁故居等传统村落保护的事情，也一直关注着行政机关的整改回复。一个多月后，我了解到，行政机关已聘请专业人士对破损房屋进行修缮，邀请专家编制专项规

划方案，坚持以“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护传统村落，同时配套建设文化休闲娱乐设施，打造特色旅游体验地块，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文化体验等相关配套服务。

我持续关注着检察机关的跟进监督情况。2025年12月，龙泉市检察院检察官前往叶绍翁故居等传统村落，实地查看了整改成效，发现检察建议书中提到的各类问题已得到有效整改。看到这些情况，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可即便如此，“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要到叶绍翁故居实地看一看。是的，得去看一看！

3.

一个周末，我自驾前往叶绍翁故居。据说，叶绍翁创作“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一千古名句的灵感便来源于此。

一路行来，阳光正好，岩后村路边的梅花开得正艳，春姑娘已踏上了奔赴人间的路途。看得见的绿芽在枝头悄悄萌发，看不见的绿意也早已偷偷探出了头。村口停车处，沿着道路靠近山坡的一侧，修建了一堵黑白瓦白的围墙。墙上挂满了叶绍翁的诗句，一眼望去，很是感慨，诗的墙壁！岩后村对叶绍翁是多么尊敬啊！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首《游园不值》，此外还有《夜书所见》《田家三咏》，这三首也是叶绍翁最具代表性的诗作，被钱钟书收录在《宋诗选注》中。

边走边谈，一路看去。转过弯，迎面看见“叶绍翁故居”五个黑体大字，镶嵌

在黄土墙上。不远处有一圆形拱门，上书“故园”二字。拱门左右两侧的石壁上，镌刻着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拾阶而上，转身便看见一座叶绍翁的雕像。雕像中的叶绍翁身着宋代文人长衫，端坐于石凳之上，头微昂起，眺望着远方，似在沉思。他的身边堆放着诗卷《清逸小集》，摆放着毛笔、砚台。雕像周围花草树木环绕，绿意葱葱。台阶之上，坐落着一户农家小院，几间青瓦白墙的房子错落有致。院内一泓小池，据传为叶绍翁当年洗笔处，人称“洗笔池”。

我无意中抬头，发现不远处立着一株高耸入云的古树。走上山坡，看到树上悬挂的保护牌才知道，这是一株树龄达八百余年的苦楮。对于叶绍翁的生卒年学界无定论，约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80年前后），卒于理宗景定前后（1260年前后）。他约在五岁（1185年前后）时来到岩后村，细算下来，这棵苦楮，恰好生长在叶绍翁生活的年代。或许，八百多年前，年少的叶绍翁曾亲眼见过这棵树。那时他还是懵懂的少年，这棵苦楮也尚是一株小树，说不定，年少的叶绍翁曾在这棵小树下读书、放牛、拔草，也曾在树下避雨、歇脚，抬头看过天上的白云，侧耳听过树上的鸟鸣。岩后村的自然田园风光，一定在他年幼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漫步村中，我又发现一幢古建筑。看见门楣上的四个大字，才知道这里便是“绍翁书院”。书院大门敞开，并未上锁。迈入其中，细细端详：右手边是一间书

房，书桌上放着一个文具盒，打开一看，里面盛着笔墨纸砚。漫步书院，观看墙上的展板，叶绍翁的一生徐徐展开。

叶绍翁本是李姓子嗣，其祖父将他过继给叶姓人家为子，遂“改姓叶氏”。叶氏在龙泉是望族，家学深厚，当地称其为“石林世家”。叶绍翁在龙泉接受启蒙教育，度过了八年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十三岁左右，离乡赴临安入太学。在临安期间，叶绍翁先入太学研习，后出任编修等小官，其间与真德秀、葛天民等人意气相投，常以诗歌相和。理宗宝庆、绍定年间（1225年—1233年），叶绍翁开始撰写《四朝闻见录》，初成甲、乙集，后辞官隐居西湖，续成丙、丁、戊集。游学、仕官、隐居，构成了叶绍翁在临安的主要人生轨迹，而写诗著文，便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满坞白云耕不破，一潭明月钓无痕”，这是前人对龙泉乡村耕读生活的诗意描绘。作为江湖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叶绍翁的诗语言新颖、意蕴悠远，这与他在岩后村度过的少年时代密不可分。他的《田家三咏》，专门描绘田家生活与农村风光，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农耕文明的热爱和对底层劳动人民的体恤。插秧、养蚕等鲜活的场景，何尝不是他对故乡风物、年少时光的深切追忆？叶绍翁对岩后村感情深厚，即便离乡求学后，也多次回到岩后村，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用今天的话说，龙泉岩后村，便是叶绍翁心中最深的一缕“乡愁”。

叶绍翁一生仕途不畅，长

期过着隐居生活，《宋史》无传。但八百年岁月流转，他未曾被时光淹没，凭借一首《游园不值》，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不仅是留下《清逸小集》的诗人，更是撰写《四朝闻见录》的史学家，其笔记翔实记录南宋四朝史事，为后世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这个春天，在江南的岩后村，在青砖黛瓦间，在诗韵花香里，我终于“遇见”了叶绍翁。不是课本里那个模糊的诗人名字，不是诗句背后遥远的身影，而是那个从龙泉山水间走出、心怀乡愁、笔耕不辍的文人。有些美好，从不会被时光辜负；有些文脉，终将在守护中绵延不息。



故居内的叶绍翁雕像

书香润检心

荣国华

过窗台上的鱼缸，洒在那盆长势喜人的铜钱草上，连书架上的书脊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边，看得人心里也跟着泛起暖意。

这里原本是一间闲置的会议室。四年前，院里举办读书分享活动，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便借用了区里的“城市书房”。活动结束后，有同事小声感慨：“咱们单位要是也有这么个能够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的地方，该多好。”

没人想到，这样一句无心之语，后来真的变成了现实。院里借着文化建设的契机，将这间会议室改造成图书室，还向全院干警征集名字，最终“风正轩”脱颖而出——取“风清气正”之意，既贴合检察工作的职业底色，也藏着对全体干警“心正、行正”的期许。

最开始，“风正轩”里的书不算多，后来院里和市图书馆共建了“流动书房”，新书一点点填满了书架，大家借书、读书的热情也一点点被点燃。

“一个人读书是一种习惯，一群人读书是一种文化。”大家相约每人“每月读一本书、写一篇读后笔记”。没想到，这个随手许下的约定，竟然坚持了四年。如今，这些读书笔记汇集成册，就摆放在靠窗的书架上，记录着干警们的思考与成长。

慢慢地，“风正轩”里生出了更多“风景”。书架一角，渐渐多了些“天南地北”的小物品：北京的书签，上海的马克杯，还有全国各地的检察文创产品。其中，我

印象最深的是淮安市检察院寄来的“至淮则安”系列文创，这是在一次偶然的工作交流后，他们特意寄来的心意。看着这些精致的物件，心里满是惊喜与感动，这些小小的文创，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不同地域检察人的情谊，也让这间小小的图书室，多了几分跨越山海的温暖。

空间活了，阅读的姿态也愈发多样。这四年来，“风正轩”承办了无数场读书活动，有热闹的读书分享会，也有安静的沉浸式阅读，每一场都藏着干警们对文字的爱。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世界读书日”，我们特意邀请了电视剧《生万物》的原著作者赵德发老师前来分享。他聊起自己写作时的“笨功夫”，聊起他为了写好一个故事，深入山野、贴近生活的经历。最后，他笑着说：“慢，才是最快的路；真，才是最深的力。”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写作，更适用于我们的检察工作——办案如同写作，唯有沉下心来、慢下来，才能守住真相、守住正义。直到现在，赵老师签名赠送的《大海风》，还摆在我书架的最显眼位置，他的话也一直刻在我心里。

对于检察官来说，慢下来，是沉心办案、不浮于表面的坚守；守住真，是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只有一步一步走稳，一字一句求真，才能让公平正义既有温度，又有力量。

这份阅读的力量，早已走出图书室，蔓延到检察工作的每个角落。我们走进社区，给孩子们送书，他们捧起书时眼睛

亮得像小星星；我们和很多单位一起办过读书会，不同行业的人为一个问题讨论很久，最后在书香里相视大笑。那份共鸣，胜过千言万语。

如今，“风正轩”已经成为干警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午后，有人蜷在窗边的沙发里睡着了，手边还摊着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研讨区的长桌上，有人安静翻书，有人凑在一起小声交流。

我常问自己：阅读到底能带来什么？它未必能立刻提升办案技能，但能给我们的工作铺上一层温暖的“底色”——是面对纷繁卷宗时的笃定，是接待群众时的耐心，是坚守公平正义时的底气。这几年，院里的年轻干警陆续斩获一项项荣誉，不少干警办理的案件被评为典型案例，而这背后，都有“风正轩”的身影——它用书香滋养着每一位干警，让我们在忙碌的办案之余，始终能守住内心的柔软与清醒。

前不久，“风正轩”又添了一块写着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便利型阅读站点”的牌匾。阳光落在牌匾上，亮晃晃的，就像这间图书室四年来始终不变的光。

有书有光，有笑有声，有彼此陪伴的温暖，这里就是东检察院最温润的模样。

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总想去寻山看山，把身边的山川一一寻遍。我一次次进山，不刻意规划行程，也不嫌路途遥远，只偏爱那份远离喧嚣、无人打扰的清净。这大概是我这个独行客特有的偏爱与执念。

青岛是座海滨城市，城阳区地处胶东半岛南部的平原地带。我曾用许多个周末，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山峦：毛公山、老虎山、三标山、铁骑山、太和山、白云山，以及市区的太平山、小鱼山、信号山、凤凰山，还有北九水与崂山各麓。临海的山，以崂山为最，绵延盘亘，孤峰奇崛，如傲然挺立；城中的山，则多是平缓起伏，从地平线上静静隆起，似安然蹲坐。

连日晴朗，不过几天工夫，刚苏醒的花树便开得如云似雪。忽然想起丹山岭，索性便去丹山走走，或许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从夏庄街道丹山小学门前的人口上山，周末的山坡上游人如织，十分热闹。环山而行，两座并排的“A”字形丹山斜拉大桥令人眼晕，桥上车流飞驰，反倒衬得这山岭身处闹市却自有幽静。走在未知前路风景的山路上，我满心欢喜，脚步也不由得轻快起来，超过了推着婴儿车的老人和谈笑甚欢的情侣。

盘山入林，上坡路上接连分出几条岔径，有的是石阶，有的是甬道。抬眼望去，东侧崂山巨峰巍峨，险峻层叠，远处密密麻麻的高楼向着望不到头的天际线铺排而去。沿路林间，连翘花悄然绽放，黄灿灿的，为丹山添上一抹提气的亮色。在万古长青的松林映衬下，这黄色愈发耀眼，宛如盘着古典发髻的女子，鬓边簪着一朵明艳的花。

山中最热闹的是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春装，沿着彩色步道轻快地奔跑、追逐，清脆的笑声不时惊飞林间鸟雀。四处嬉戏的孩童成群结队，奔逐中不小心碰落了树梢的花瓣，零零落落洒一地缤纷。孩子们又喜又怕，怔怔地站在原地。他们喜，喜的是稚气的冲撞竟摇落了一场浪漫的花瓣雨；他们怕，怕的是自己莽撞的举动惊扰了好好的花树，破坏了这份美好。

不过他们很快便不在意这些了，又开始无所顾忌地在山路上奔跑，在树林中穿梭，让平日少有人来、常年清静的丹山，一下子变得无比热闹欢腾。就连层层叠叠的松树，也比往日更鲜活，枝叶兴奋地舞动。我不禁笑了，城市里的少年太过缺少山川树木的陪伴，一来到山间，便迫切地想钻进树林的怀抱，想钻个树洞、攀上石台、投喂山顶天池的金鱼，还万般好奇地追问，为什么丹山狐仙洞的炊烟会从遥远的马山飘过来。

矗立在城市腹地的丹山岭，艳阳朗朗，春风煦煦，迎春花正当其时地灼灼绽放。风儿吹送着清新馥郁的花香，夹杂着阵阵起伏的松鸣林涛，也放飞了满山撒欢的少年。他们难得拥有一片梦中的旷野，就在这红叶李刚刚舒展开软梢，一点点露出红梅般新芽的时节，他们喊着少年的呼号，敞开封闭的心扉，跑出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挣脱压抑童心、隔绝自然的藩篱，终于像自由的风筝，在天地之间，头一回自在地翱翔。

慷慨的丹山，把最好的一面，无所保留地奉送给上山的来客。它把所有能拿出来的、养眼养心的斑斓春色，全部倾泻在山坡上，让人们看个够、赏个足，让人们得以随风就跑、见花就笑。它格外大方，谁都可以来这里撒野、疯狂，来这里宣泄、徜徉。不信你看，丹山还给了孩童回归自然的天地，它把山中的世界涤荡得纯净无瑕、守护得完好如初。

山，就是土石垒砌的山；树，就是风雨磨砺的树。整座山上，最多的是黑松。它们不论大小，每一根枝干都倔强地横向伸展，那份坚毅苍劲的风骨，盖过了山上其他树木。黑松的针叶在回暖后更加黝碧，树冠如伞，斑斑剥剥的沧桑树皮，宛若一个个饱经磨难强者，在沙壤土中始终保持挺拔。一整个冬天，万木萧条、百花落尽，唯有黑松，是冬日“电影”谢幕后的唯一主角。自然界的花木终有凋谢之时，但丹山岭与黑松们始终坚守，寸步不挪，终年守卫着周围不断新生、扩张、拔高的城市。人生亦当如此，经得起风霜洗礼，做万变之中不改本色的自己。

岭上的日头格外慷慨，从清晨一直照耀到日暮。微风裹挟着草木新发的清香，为丹山铺就了一场应接不暇的春日盛宴：草地返青，花木抽芽，柳树吐绿，青松滴翠，樱桃花、玉兰次第地开了，山杏、野李子也任性地开了。一桩花事连着一桩，一群人离去又有另一群人赶来，像赶酒席一般轮番成席、换景，风景与人，轮流登场，从未停歇。不管你你是春风得意，还是失意落魄，丹山的春天，总会抚慰你、化解你心中的惆怅，赠予你满心的喜悦。

山容万物，草木芃芃。一缕阳光，一缕清风，一滴晨露，一场细雨，正是这些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滋养着丹山，才让丹山有了春天的妩媚与明丽，也让孩子们有了尽情撒欢的地方。自然待人，从无障碍，任由你亲近，它也毫无脾气，任由你释放心底的情绪。你若不知道春天有多好，你若忘记了春天在哪里，就去问问上过丹山的人。

丹山如笑

牛旭斌



没事的时候，我总爱去“风正轩”坐坐。“风正轩”是单位的图书室，在办公楼的顶楼。推开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笑脸墙”——那是同事们的笑脸合集，也是这里最动人的第一道风景。再往里走，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棂，掠

一碗菠菜面

荆亚芬

在我印象里，每到春天，母亲最爱做的就是手擀菠菜面。那一抹翠绿，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颜色。

但我并不爱吃菠菜面。无论是油泼的、臊子的，还是咸汤的，我统统都爱不起来。菠菜那股挥之不去的土腥味，像一层无形的屏障，让我始终对它“敬而远之”。于是，一碗菠菜面，常常成为我和母亲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每次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弯腰在案板前擀面，我便气不打一处来，心里暗自抱怨：明知我不爱吃，还要日日做。母亲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边去院里菜地掐下最嫩的一撮，一边絮絮叨叨：“瞧这家伙多懂事，不打药不施肥，悄悄挨过一个寒冬就长大了，多嫩呢，现在吃再好不过喽！”

我假装没听见，眼睛却忍不住追随着母亲的身影：洗菜、焯水、和面、擀面。母亲干活不疾不徐、井井有条。如果说灶房是母亲的战场，那根光滑的擀面杖，便是母亲最称手的兵器。在母亲柔

软却有利的双手操控下，不过片刻工夫，一团圆圆润润、深绿鲜亮的面团，就变成了轻薄透亮、泛着浅绿光泽的面片。凑近了看，菠菜的纤维在面片里纵横交错，宛若一幅随性的泼墨油画。接下来便是最隆重的时刻，被切得粗细均匀的面条，像一群整装待发的战士，纵身跃入沸水里。出锅时，菠菜面像是换了一身墨绿色的新军装，油亮亮的。人勤春来早。忙碌时节农家人饭桌上没啥像样的菜，一碗菠菜面拌上油泼辣子就是一顿顶饱的好饭，足以消除劳动一晌午的疲惫，带来扎扎实实的能量。饭前，母亲照例苦口婆心地动员我：“这又不是药，还能闹你不成？吃一口，长个子。”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母亲无奈地叹口气：“那就随你吧。”于是，在一阵呼呼噜噜的吃面声中，我委屈地胡乱对付几口就去上学了。总之，每年春天，菠菜面都是我餐桌上的常客，母亲绝不会因为我不吃就少做一顿。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生了孩子后，

我患上了缺铁性贫血，医生反复建议，要多吃菠菜。那一刻，我第一次正视被我嫌弃了这么多年的菠菜，放下心底的偏见，真正认识并接受它。菠菜一年中几乎每个季节都能播种，而我们晋南人最常吃的，是越冬菠菜——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上旬撒下种子后，菠菜顶着寒风扎根土壤，熬过三九天，在春寒料峭时，迫不及待地冒出嫩芽，成为春日里最鲜的一口美味。而它身上那股我曾厌恶的土腥味，原来是泥土的厚重，是春天的气息，是最本真、最纯粹的大自然的味道。对于爱吃面的晋南人来说，菠菜最家常、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菠菜面——有面有菜，一碗下肚，暖胃又省心。

风水轮流转，如今我的儿子，也像小时候的我一样，皱着眉头拒绝菠菜。那一刻，我充分理解了母亲曾经的为难。于是，我挽起袖子，系上围裙，学着母亲的样子做起了菠菜面。洗菜、焯水、和面，这些都还算轻松，可擀面却把我难住了。水和面的比例总也掌握不好，

和出的面团时硬得使出浑身力气，也擀不开一丝一毫；时而软得粘手，擀起来倒是省力，稍不注意，面条就粘连在一起。无奈之下，我只好给母亲打电话，请教擀面的技巧。母亲言简意赅地说：“擀面的诀窍在和面。加适量水，边揉边添，三揉三醒，让面筋充分醒发，擀起来就顺滑省力，面也筋道。”我照着母亲的话一遍遍尝试，案板上的面团慢慢舒展。虽不如母亲擀得厚薄均匀、粗细一致，可儿子却很给面子，端起碗吃个精光。

一碗菠菜面里，裹着春天的生发之气，藏着中国人顺应自然的智慧，承载着两代人之间无声的母爱，从被爱到爱人，岁岁年年，从未改变。

